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

郑小瑛

我今年97岁，入党已74年。回望来路，伴随我一生的始终是19岁那年刻进心底的信念：我的生命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。

我是听着抗战歌曲、伴着前线抗敌故事长大的，追求正义的种子早早就埋在我的心底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意愿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读医预科。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。受进步同学影响，我跟着大家冲破阻力，走上街头，参加游行，还组织起民歌社，传唱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，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天比一天强烈。

1948年，我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和同学结伴北上，奔赴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。对我来说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地，自由的空气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时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因为从小学钢琴，有一定音乐基础，我很快成了队里的业务骨干。队员们大多没受过专业训练，遇到附点音符、切分音总唱不对，我就一点点帮大家纠正。于是大家说“你还挺明白的，你来打拍子吧”，我就成为我们文工团的指挥了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这样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知不觉地开始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，可以说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知观众需要什么、人民需要什么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打下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。在大山深处，我听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，是那样真诚动人，那样富有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：音乐是人民创造的，文艺工作者有义务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里，没有人教育过我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自人民，应该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刻进我的灵魂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、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事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保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，推荐我到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、交响乐指挥。留学3年间，我每天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跑遍当地的音乐厅、歌剧院，听排练、看演出，倾尽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公演，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一路的成长，都是祖国和党培养的，我要做的，就是把所学毫无保留地还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调任首席指挥，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歌剧、爱上歌剧，我想了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我就在歌剧开演前，在休息室为观众做一个20分钟歌剧欣赏讲座，让大家了解每部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，讲座受到观众喜爱。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其实这么做，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职业。这么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坚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想要扎根中国土地，就要让中国观众听得明白，语言至关重要。有句老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在想，哪怕“和者”一天只多一个，我也高兴啊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加健康、有活力、有创造力。



◀舞台上的郑小瑛。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供图

这些年常有人叫我“硬核奶奶”，说我90多岁了还坚守指挥一线。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，就尽全力去做而已。

我并非一帆风顺，先后3次患癌。人们问我，“你不怕吗？”我说，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治，如果是必然的、躲不过的，就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，让自己少一点遗憾。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阵子，我受邀去天津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指挥课，周围的人老问我累不累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把这些积累留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些弯路，比什么都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大工程，指挥是它的主帅，不仅要掌握专业技巧，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、组织能力，更要有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。

快100岁了，我正在跟生命赛跑、跟时间赛跑，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参加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5个字，我记了一辈子，也努力了一辈子。

我总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里有音乐，就永远有活力。我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别的心愿，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动、还能思考，那就努力吧！

（**作者为指挥家**，人民网记者**刘微**采访整理）

创作谈

把心中的深情写成新旋律

——交响合唱《情满山河》创作体会

王 备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创作交响合唱《情满山河》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次庄重又需要格外清醒的创作经历。题材越重大，创作者越不能只被题材本身的分量推着走；越是面对宏大的主题，越要回到内心深处，问一问自己：我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？我要通过音乐真诚表达的是什么？

这些年来，我在主旋律作品创作中越来越明确一个理念：创作时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的有所感动。主题可以提供方向，但不能代替创作者自己的心灵活动。如果创作者自己没有被触动，音乐就很容易停留在表层。真正能够抵达人心的作品，是从心里生长出来的声音。

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唱着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歌唱祖国》这些歌曲长大，那些旋律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命体验。它们曾经是童年里自然响起的歌声，是学校、广场、广播和集体生活的共同记忆。许多年后，当我自己成为作曲者，再来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创作时，心里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：仿佛从前是我在歌声中接受一种情感的滋养，如今轮到我把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深情，写成新旋律，献给新时代。

庄重也是如此。庄重不应当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，不是作曲时告诉自己“这里必须庄重”，然后用某些固定的音型、力度和表情去完成它。真正的庄重，应当是情感真实到一定深度之后自然形成的气象。它不是外在装饰，而是内在分量；不是刻意拔高，而是水到渠成。

《情满山河》这个题目给我的第一感受，不是外在的壮阔，而是内在的深情。“山河”当然意味着辽阔的空间，也包含厚重的历史，但我更愿意首先把它理解为一种情感的承载。山河之中，有土地，有河流，有村庄和城市，也有一代代人的生活、奋斗、守望与热爱。所谓“情满山河”，并不是把情绪一下子推到最高处，而是让一种深情在音乐中慢慢展开、慢慢积蓄，最终自然走向更宽广的境界。

因此，这首作品没有从一开始就进入高昂、炽烈，而是从舒缓、温和、娓娓道来中开始。我希望它的开篇像安静的凝望：先让心慢下来，先让情感沉进去。仿佛一个人站在辽阔山河之间，并不急于宣告什么，而是先看见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，看见生活的烟火气，看见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深沉而绵长的联系。这样的开始，使主题获得令人共情和信服的起点。《情满山河》的整体思路，正是从舒缓开始，娓娓道来，然后逐渐打开，走向更大的情怀和更宽广的精神空间。

在旋律写作上，我尽量追求清晰、真挚和可唱。交响合唱虽然有较大的结构容量和舞台空间，但旋律首先还是要能被人唱出来，也要能被人听进去。我希望这首作品的旋律有一种亲近感，像是从这片土地、从人的心里缓缓生长出来。

这首作品经历了反复修改。每一次修改都是重新审视：这个地方是不是太直白了？那个转折是不是太急了？这里是不是不自觉地用了某种惯性表达？有些段落原本可以写得更强烈，但后来我选择让它再收一点；有些地方原本可以更早进入高潮，但我觉得情感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程度，就不能急于推上去。创作中的修改，不只是技术上的打磨，更是一次次对自己内心的校准。

重大主题创作要表达人民的心声、回应人民的呼唤。《情满山河》最终想表达的，是一种由深情生发出来的开阔。它从静处起笔，在叙述中展开，在反复累积的情感中走向更宽广的情感空间。我希望听众在这部作品中听到一种真切的凝望、一种温暖的情感，以及一个创作者面对山河、历史和时代时发自内心的声音。

（**作者为作曲家、音乐制作人**）

总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

路云飞

《迷墙》是一则黑色幽默的荒诞现实寓言，探讨该如何破除无形的“墙”。这墙，可能是代际隔阂、事业的瓶颈，也可能是内心的欲望与执念。

整部影片的关键是如何“破墙”。片中，身处生活困境的余鸣砸开墙壁，发现了意外之财。这个戏剧性的荒诞事件，看似推倒了“现实之墙”，实则面对着内心的“迷墙”。他经历迷失、警醒、挣扎与抉择，最终体悟：真正的解脱，不在于拥有或放弃多少财富，而在于看清生活的本质，找回本心。

余鸣这个角色，最难的是把握“度”。他有良知，也有虚荣；想做好人，也会迷失。我把他的人物弧光分成4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被困。影片开始，余鸣被债务、家庭矛盾、自我怀疑层层包裹。他感到压抑和挫败，但他身上有一种笨拙的善良，他会砸窗救人，尽管因此惹上更大的麻烦。这种善良，是他后来能够“破墙”的驱动力。

第二阶段是幻象中的“破墙”。意外之财摆在面前，余鸣误以为自己砸碎了所有困境。他膨胀、迷失、孤独，逐渐失去了自己。

第三阶段是警醒与挣扎。文一彤和余鸣的争吵是第一次关键转折，文一彤害怕钱改变了那个她爱的人。余鸣决定放弃钱财，这是他主动“破墙”的尝试。

第四阶段是终极考验与真正的“破墙”。女儿被绑架事件是高压考验，救至亲凸显父爱的本能。

最终，钱财得而复失，余鸣反而获得了轻松。站在“破墙实验室”唱歌，他唱的是释然。余鸣终于放下了自责，原谅了不完美的过去，理解了生活的真谛在于守护与珍惜当下。

文一彤这个角色，是余鸣本心的镜像。她是全剧清醒的人。她害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“钱把余鸣变成另一个人”。她被一位故人的话触动，又捡起那个装满回忆的纸箱。那个动作很轻，但分量很重——她在告诉自己，也告诉观众，总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。

《迷墙》的结尾不是“从此过上幸福生活”的童话。半年后，余鸣的生活并不顺利，但家人给了他足够的勇气，他可以向生活的远方进发。

这部剧播完了，余鸣的释然将化作观众心头一声轻轻的叹息，或带来一抹会心的微笑。

（**作者为电视剧《迷墙》导演、编剧**）



◀连台京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剧照。 北京京剧院供图

旧里出新 新而不怪

——京剧《宰相刘罗锅》的曲调创新

刘 洋

二十余载时光悠悠走过，连台京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再度登台，掌声与笑声依旧。这部当年火遍京城的贺岁大戏，是梨园同仁心中的一段温暖回忆，其中的一些唱腔也被大家津津乐道。

喜庆热闹、轻松祥和，是贺岁戏与生俱来的气质。《宰相刘罗锅》创作之初，主创团队定下“好听、好看、好玩”的创作方向。承担全剧唱腔设计与作曲任务的朱绍玉认为，京剧的灵魂始终藏在本体唱腔与传统韵律之中。他索性做了一回“减法”，摒弃繁杂的乐队配置，精选10余位技艺精湛、一专多能的演奏家，以简约编排守住京剧最纯粹的本味，做到“乐队小、动静大、气场足、韵味浓”。剧中乾隆登场的段落以5支唢呐领奏的乐队演奏京剧传统曲牌《朝天子》呈现，清亮通透的音色，搭配舒展端方的旋律，寥寥乐声便勾勒出朝堂威仪、盛世风华。

当时导演要求本戏的开篇一响，就要让观众立刻听出是京剧，同时旋律要灵动出彩，引得观众心生共鸣、拍手叫好。前者尚有章法可循，后者难度则超乎想象。为了这短短一段开场乐，朱绍玉前前后后写了20多稿，试了各种思路，始终没法让观众当场叫好。转机往往藏在不经意间。一日排练厅内，传统曲牌《小开门》悠然响起，地道醇厚的京韵扑面而来。这一经典曲牌张弛有度、雅俗共赏，本就是戏台上家喻户晓的旋律。那一刻他豁然开朗：真正的创新，从来不是凭空产生，而是扎根传统、取其精华。

何为新，何为旧？在新编剧目里，将传统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，让观众既觉熟悉又感耳目一新，这便是创新。开场曲《小开门》的尝试可谓大胆突破。原本在侧台伴奏的乐队，此番落座舞台中心率先演奏，成为舞台上最先亮相的表演者。旋律一响，瞬间抓住观众的耳朵。朱绍玉在传统《小开门》的基础上，让小堂鼓、小锣点缀其间，使旋律愈发饱满、灵动。当乐曲进入加花变奏的华彩段落，明快奔放、高潮迭起，即便观众还在陆续入场、找寻座位，也忍不住喝彩。

整部剧的音乐创作，始终遵循旧里出新、新而不怪的思路。关于和珅的配乐，曲作者采用传统曲牌《八岔》，单用三弦演奏，结合粘、搬、揉、扣、滑、抹等演奏技巧，老曲牌焕发新韵味，既不失传统味道，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把演员诙谐风趣的表演衬托得格外出彩。

传统老生唱腔多规整端严，这出戏的主角刘墉与传统京剧老生不同，既有朝堂贤臣的风骨，又有普通百姓的通透。结合刘墉这个角色的籍贯背景，朱绍玉试着将山东民歌《沂蒙山风光》的特色音调用“点描式”的手法融入唱腔。此番复排，刘墉一角由梅花奖得主杨少彭担纲。首演时，饰演刘墉的麒派名家陈少云唱腔苍劲洒脱，自带麒派风骨；杨少彭的演绎则舒展大气，尽显杨派韵味。结合两位艺术家不同的流派风格，曲作者在保留经典唱腔框架的基础上，逐一细磨调整，扬长避短，让诙谐的人物底色与流派唱腔相融相生，使舞台上的刘墉形象愈发丰满立体。

（**作者单位：北京京剧院**）

用真诚打造三国世界的开篇

——谈动画电影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的创作

谢君伟

3年前，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上映。广大观众的喜爱与鼓励，给了追光动画团队持续深耕历史文化题材的信心。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入讨论，我们决定启动三国系列动画电影，把三国史诗和经典故事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呈现在大银幕上。

身为80后，我从小就对三国故事感情颇深。连环画中，武将们的高光对决和谋士们的运筹帷幄，在我心中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。三国涉及事件、人物众多，我们该从何说起？小时候看三国，我对精彩故事如数家珍，但对“三国究竟是如何开启的”，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概念。我们决定，不妨就从最不熟悉的开端讲起，认认真真做出完整的三国故事，秉承“尊历史、承原著”的创作理念，以“争洛阳”为开篇。片中的洛阳，已然超越具体地域属性。

三国人物中，“一代枭雄”曹操最具争议。他拥有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等不同身份，他的人生经历引发我强烈的探索欲。影片中，我们跟随曹操的视角，和三国时代中初露锋芒的豪杰一起，为实现自己的治世抱负而不断前行，在逆境中展现艰难抉择的担当和勇气。希望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，通过这部影片看到少年曹操、少年袁绍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实现自己的抱负。

回望3年的创作经历，我们也为克服众多挑战、不断精进作品感到自豪。

首先就是影片中“东汉世界”的建立。为展现一个可信的“东汉世界”，我们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、雕塑、壁画等文物中提取灵感和元素，让“汉风、硬朗、苍劲”的美学追求贯穿场景和光影设计之中。

更为重要的是刻画初露锋芒的人物群像。影片以青年曹操的视角展开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初入乱世、心怀抱负的年轻人。彼时的袁绍，有世家子弟的热血与锋芒；董卓尚未完全显露对权力的野心；吕布也还刚刚出场，初显“三国第一战神”的端倪……这些人物都站在命运尚未写定的路口，曾犹疑、冲动，也曾在人生的路口一次次作出抉择，最终，慢慢成为被历史记住的人。

这或许是三国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它不只是写战争与谋略，更写出了一群被时代推着向前的人：有人不信天命，想要逆势而起；有人试图在乱局中有所作为，也有人不得不作出取舍。命运的剧本，实际上是每个人自己写就的。

片中有不少大规模的战争场面，譬如颍川之战，战斗中的将士多达7万人。战场中，马匹、士兵惨烈厮杀，镜头深入战场中心，让观众感受战争的残酷。还有曹操刺董后奔袭，怒发檄文十三州，四方豪杰响应发兵，展现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和史诗时刻。这些画面增加了很大的制作压力，大家每天都要克服各种难题，最终完成了超越我们前作的新作。

动画电影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是追光三国“天下三分”三部曲的第一部，三部曲将终结于赤壁之战。过去3年，我们仿佛与三国的人物共同走过，见证了和他们一样的困境与抉择，也被他们的勇气和抱负所激励。

这3年，也是我们传承经典的一场圆梦之旅。以追光动画400多位同事为主创团队，超过千人在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华。我们用真诚打造出了三国世界的开篇，希望以动画的形式呈现经典的时代魅力，希望这部电影能被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喜爱。年轻观众因为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对三国文化产生更大的兴趣，并由此走进和探究优秀的中华文化经典，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。

（**作者为动画电影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导演**）



◀动画电影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海报。 片方供图

艺坛

本版邮箱 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王 璠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